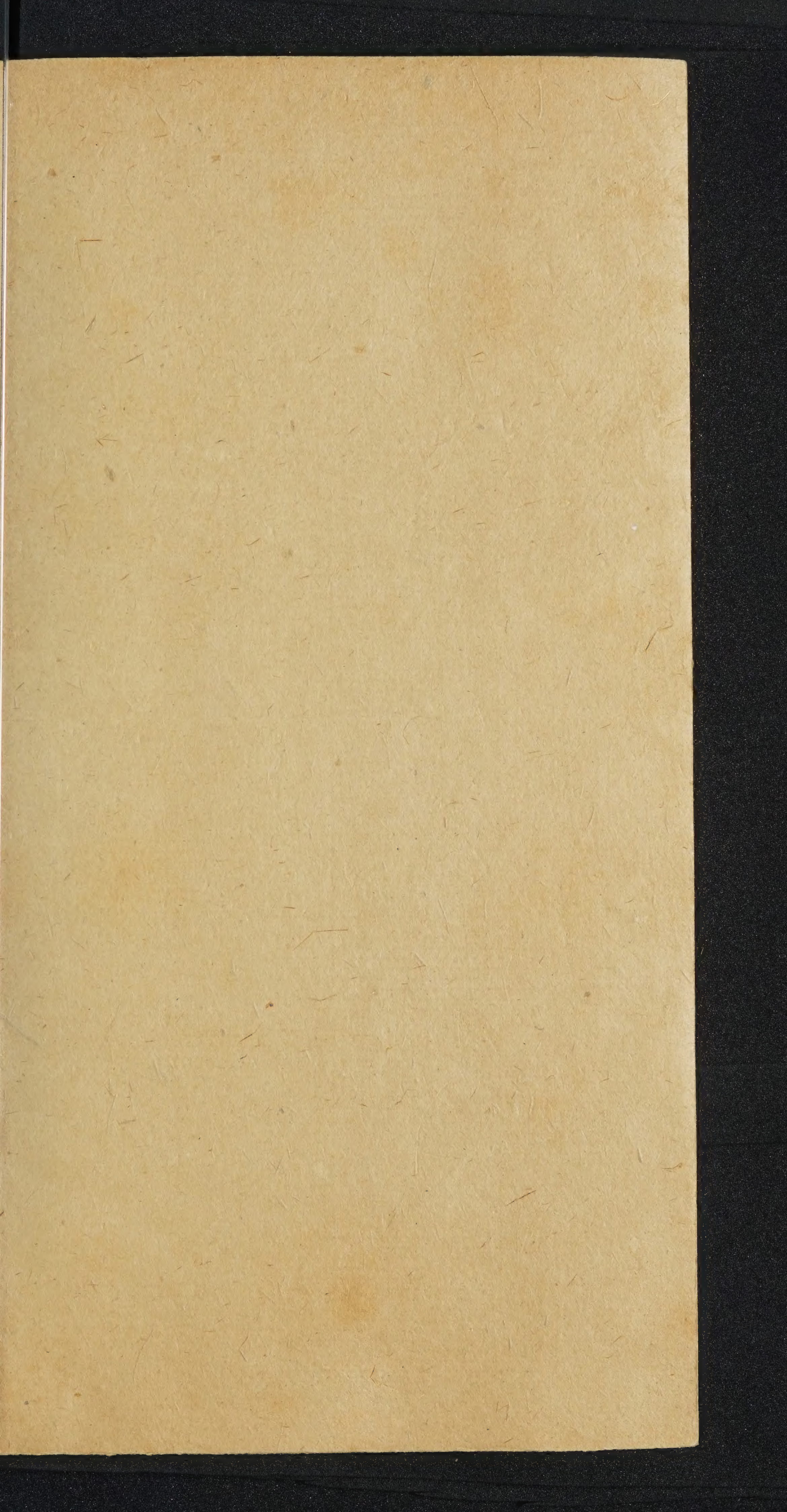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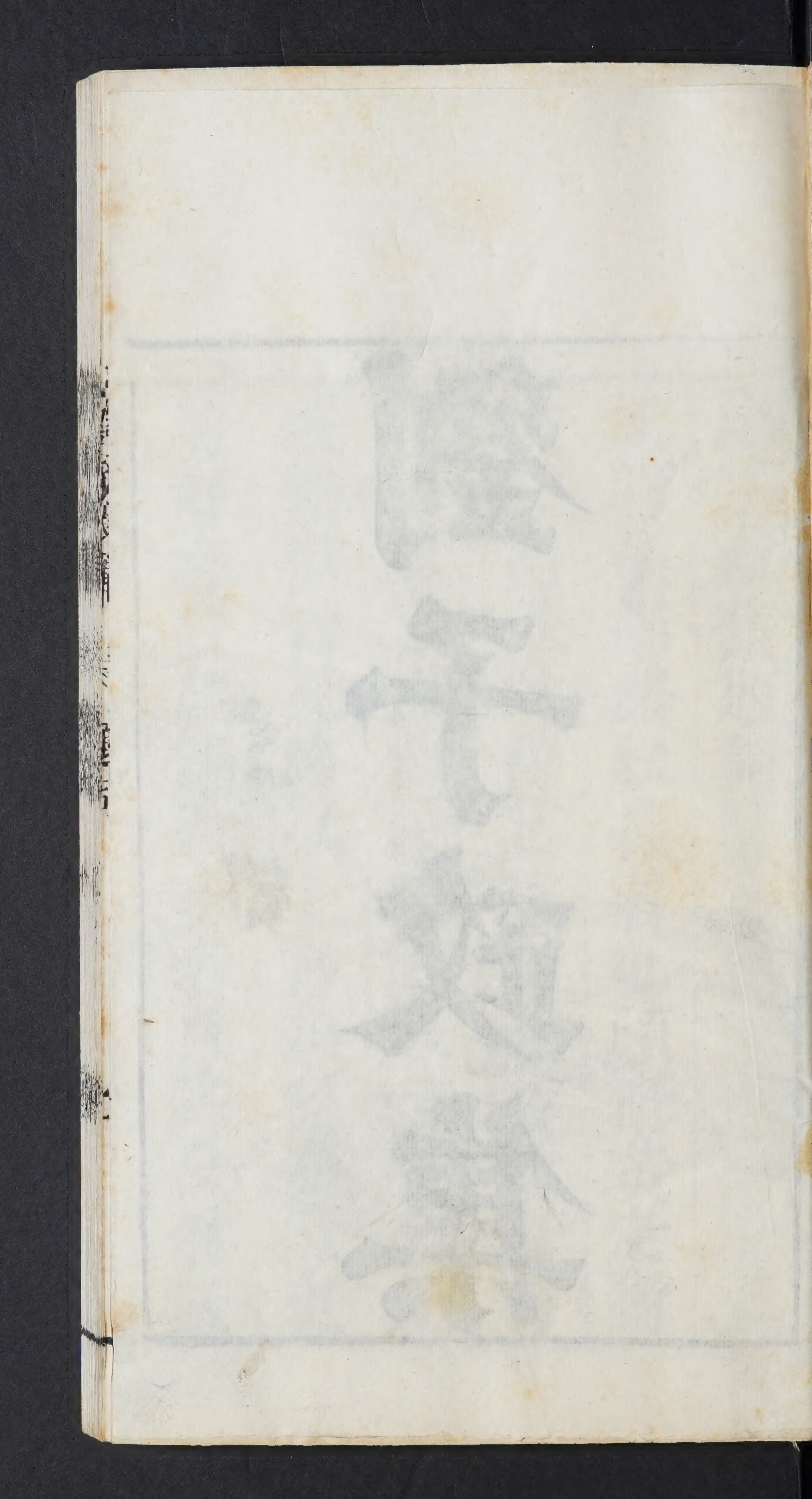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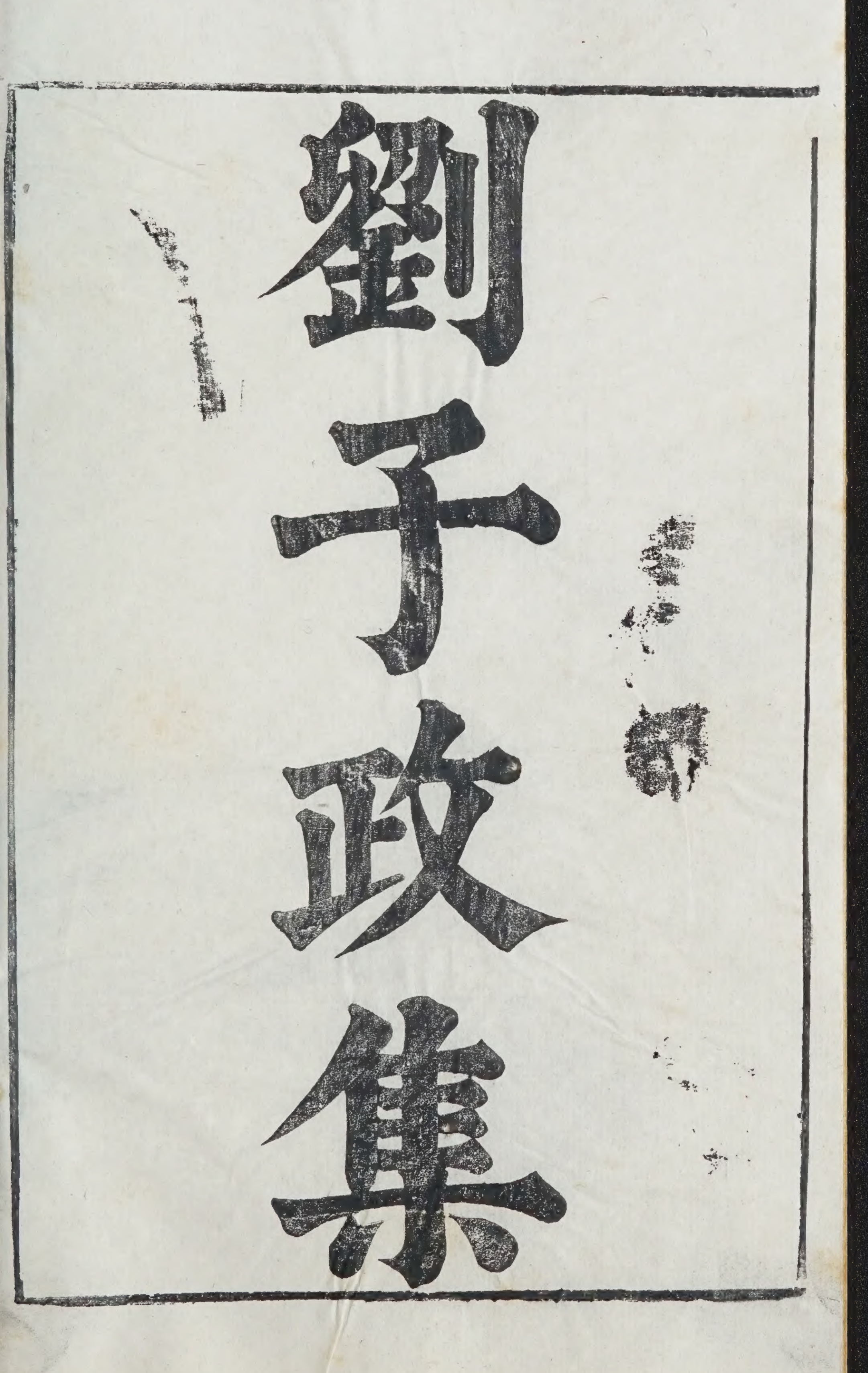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陸冊

漢 劉子政







劉子政集

劉子政集題詞

漢膠侯劉路叔長者也頗脩黃老術治淮南獄時得其枕中鴻寶苑秘書子子政因而誦讀獻之人主鑄金不成繫獄當死路叔上書頌罪亦遭吏劾好奇買禍誦白圭者且爲父咎云

元帝初立忠直輔政寺人譖愬復困犴獄至今讀其封事忠愛憯怛義兼詩書成帝尚文心嚮子政阨於王氏不能大用連章讜言僅告無罪而已夫屈原放廢始作離騷子政疾讒八篇乃顯同姓忠精感慨相類左徒當

日諫書不傳彼蓋爭之口舌其著者
張儀一事耳子政苦口終身不倦年
餘七十惓惓漢宗感灾異而論洪範
戒趙衞而傳列女鑒往古而著新序
說苑其書皆非無爲而作者也雖九
嘆深雅徼謝騷經其他文詞宏博足

相嘗矣太史公屈原傳云原死後楚日削竟爲秦滅孟堅亦云子政卒後十三歲王氏代漢此兩人係社稷輕重何如哉

婁東張溥題

漢劉子政集目錄

賦

疏

上書

使人上變事書

封事

條災異封事

極諫外家封事

議

褅實舊時議

對

日食對

頌

銘

序

劉子政集目錄終

漢劉子政集卷全

漢　劉向子政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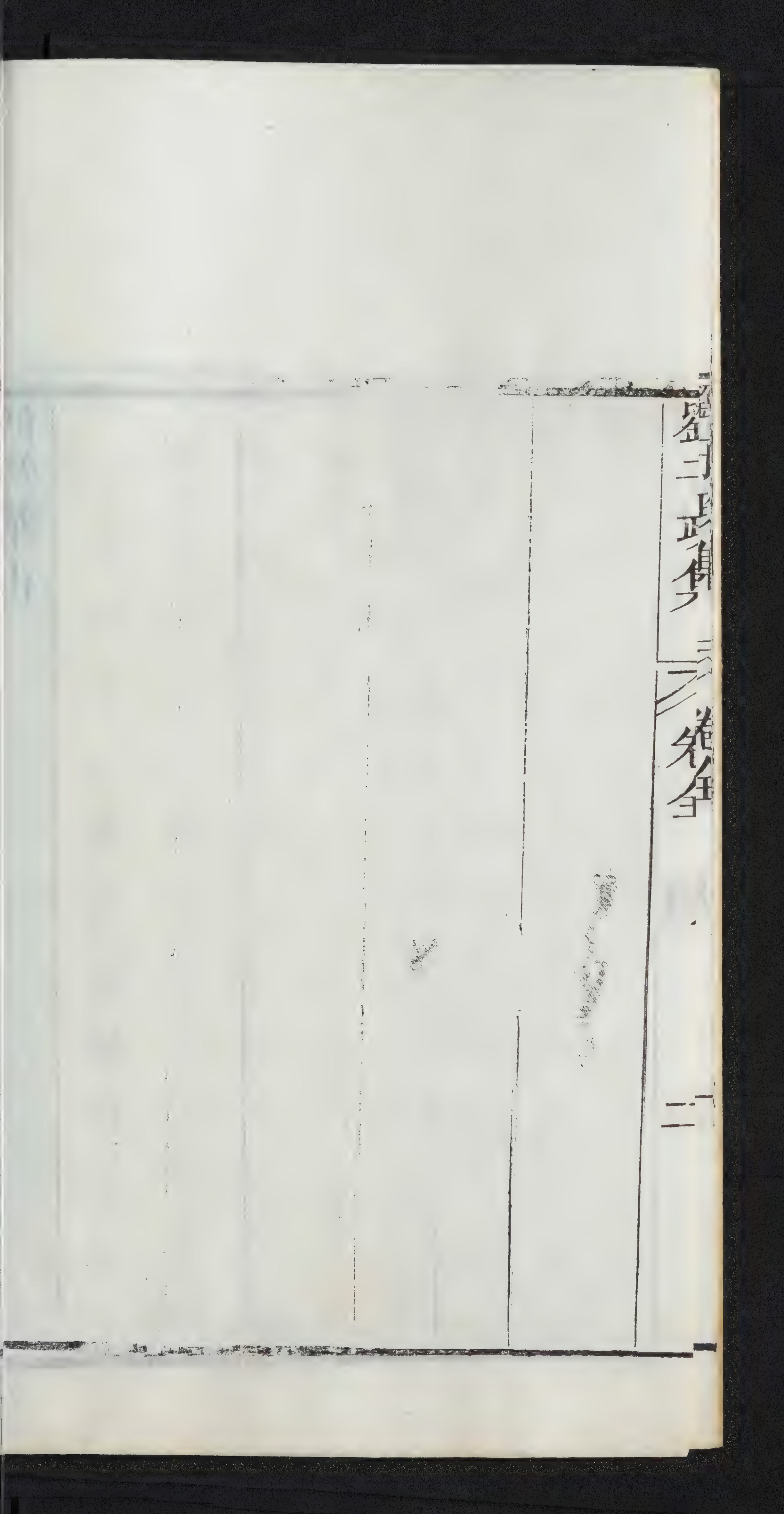
賦

請雨華山賦

崆巃巍𡾰崿山清忽幽昧徃曲勃林岑茉崔一作萑竭離安連迎嵲通谷曼服傀登草均阿阪殷紛聲沸路逶遠調修崪嵲寒服嶼寘寘蘭蔓散峽崝崝㑛㑛溱溱路黍稷雲縱忽傳天下為深

壑旅請今深渥水谷客請宜令所出百鐕鐕清
池漏泉淡州鳴鶩翔喋喋殊侶診賞懸若神悲
哀但往不可語人鹿麠麠犕他他野牛勝握
觸熊蕚蕚律怒佛特林旅象犀庸遊山陵天陰
且雨員日聆棠栢梓桐樛梢毋猴猿木戲手相
持聰陽趯莾若風時惲鴛飄陽鸞孔翠文章明
豎曠苑食游山旁倨獺狐狢臨水凝渾兮不觸
果必方荳格可為倨陵鯉難神龜春夏出游冬
自悢聖人親之誠虞哉號拖何不可勝亦路臨

何爲華山



劉更生理甘延壽陳湯疏

是時石顯匡衡以延壽湯矯制生事於蠻夷、幸得不誅、不宜復加爵土、上重違其議、而內嘉湯等功、議久不決、向上疏、元帝於是詔議封。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

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

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

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

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諫營起昌陵疏

更生坐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故九卿召拜為中郎領護三輔都水、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

上感其言

而不能從、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亾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

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愼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于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

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于橋山。堯

葬濟陰。丘壠皆小。葬且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于畢。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于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獸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

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葢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之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智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

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廻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

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其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

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剌焉周宣如彼而昌秦魯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庳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工費大萬百餘死者恨于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

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者

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

美甚厚聰明疏達葢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

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

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

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

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

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

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

厚藏以修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論星孛山崩疏

向廉靖樂道、積思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壅江、向惡此異、復上疏、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甯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竝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

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

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影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懇懇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

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說卦指爻而復誂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說成帝興禮樂

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皐陶之法

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于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詩逆不順之子孫。至于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

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于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

諫成帝

聖人卽天地以燿物、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協和萬邦、黎民無怨、用能隆興骨嗣、與天無窮也、

上書

使人上變事書

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並領尚書事、薦更生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四人同心輔政。時苦外戚許史放縱、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爲所譖毀、堪更生下獄、及望之免官、春地震、上感悟、賜望之爵關內侯、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恭顯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戚上變事、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辭服、遂逮繫、下太傅韋玄成等劾免爲庶人、而望之坐傅子上書訟寃、令詣獄置對、自殺、天子甚悼恨之、擢堪爲光

祿勳、堪弟子猛爲光祿大夫、見信任、更生見二人在位、幾已得復進、然懼其傾危、乃上封事、條災異以諫、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

說諫曰前吾邱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寛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寛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寛者也及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大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類難一

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封事

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

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甯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成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

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
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
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
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
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
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
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
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

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

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氷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靁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螽午竝

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

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于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

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撥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竝進也讒邪之所以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

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
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
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
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
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
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
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
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

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

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

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聖明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族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

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極諫外家封事

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災變浸甚。向謂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以向爲中壘校尉。上數欲用爲九卿。以王氏故終不還。居列大夫三十餘年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

漢、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

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

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

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絶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

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戚。降爲皁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

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

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議

神寶舊時議

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樹木十圍以上百餘上以問劉向向對上意恨之後以久無繼嗣遂並脩復

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

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傳馳請行在所以爲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

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

日食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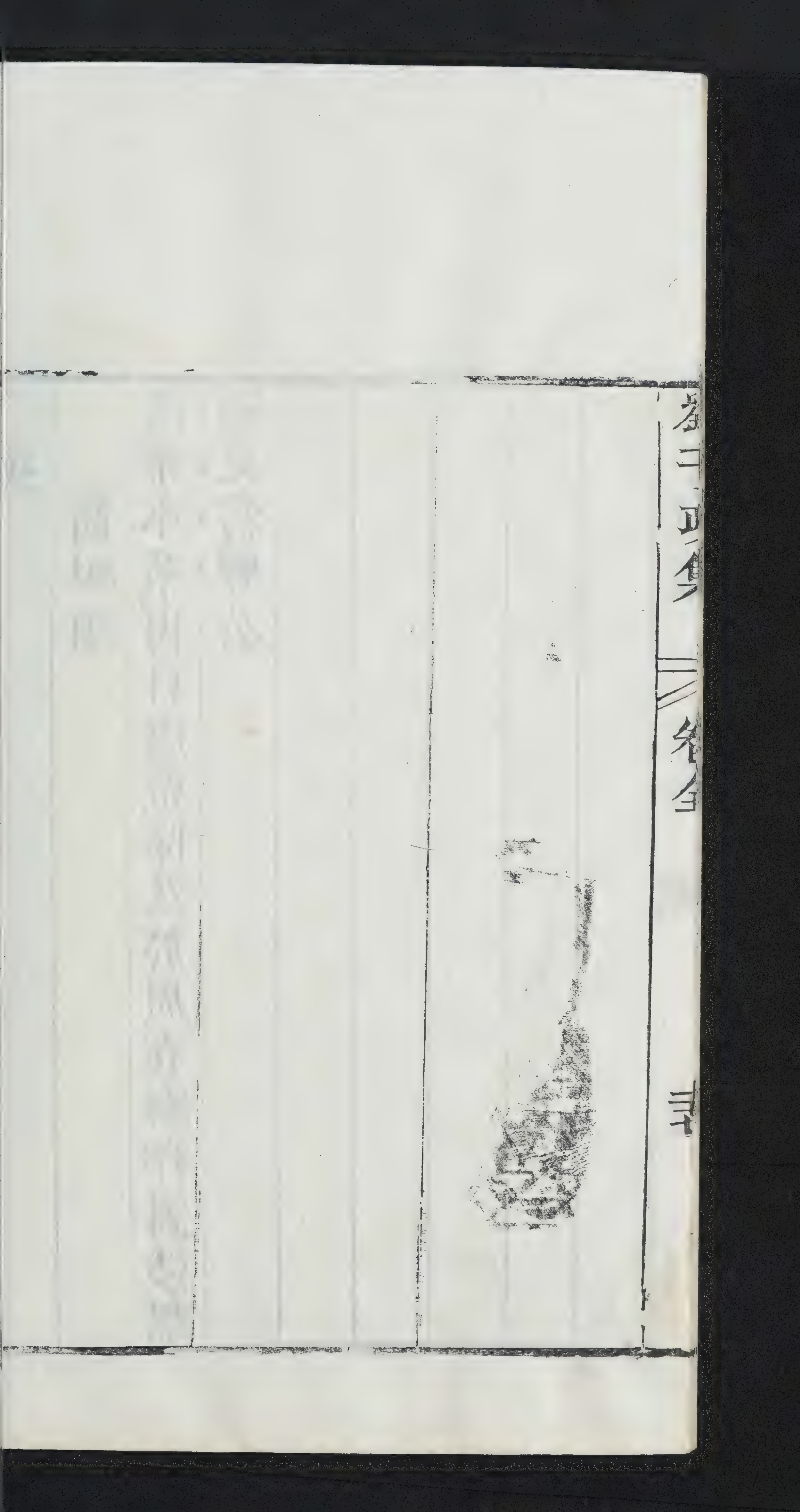
河平元年四月已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向對

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東井京師地且旣其占恐害繼嗣

頌

高祖頌

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爲豐公。



銘

杖銘 一作崔瑗御覽摘作馮植恐誤

歴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悅己。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貴。

薰爐銘

嘉此正器。嶄巖若山。上貫太華。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

上戰國策叙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複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

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閒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敎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

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

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爭戰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

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
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力功爭强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竝起當此
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强負阻而恃
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
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
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
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
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

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横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横。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于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

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二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敗壞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寗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

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　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上關尹子

陳氏曰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

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秘書關尹子九篇臣向
校讎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
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
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
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周皆稱
道家書篇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有關尹子曰四
字篇篇叙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
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
泠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

書蕣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
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
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
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
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謹
進上

上晏子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
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桼校讎太史書五

篇。臣向所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夭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椾，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

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刼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葢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葢短　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

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覽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上子華子

漢藝文志及隋唐宋志悉無子華子吳兢李淑二家書目亦不載朱子曰其理多取佛老醫卜其字多用左傳班史決非先秦古書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復重十有四篇

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儁之士爲其家臣子華子生于是時博學能通墳典邱索及故府傳記之言性闇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藉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郯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憂

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
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
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
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
門人弟子共相綴隨、記其所聞而無次叙、非子
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
綱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後
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久要之交、當時
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以權譎爲事、子

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醻答卒以不遇可為酸鼻謹目錄臣向昧死上

上列子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在新

書有棧校讐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
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
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
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
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
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
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
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
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

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上於陵子

鄧文原云此前史藝文及崇文總目所無惟石廷尉熙明家藏有之○按其書詞義蹇淺必出僞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臣所校中書於陵子十五篇以校除雜亂三篇著定十二篇殺青書可繕寫臣按於陵子齊之廉士名子終

世稱陳仲子是也仲子齊之世家兄戴爲齊王卿士蓋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而弗與共也齊王將使爲大夫不受遂去齊居楚之於陵身織履妻辟纑以爲衣食楚王聞其賢欲相之不許遂與其妻逃去爲人灌園著書十二篇卒于楚臣觀周室衰微諸侯競爲富强貪攘相率草上之風以故冉有爲季氏宰富於周公王於戰國士適騰賀竊貲自雄沈厥原始而廉風遂渺是以顏觸曾連之徒亂流而出黽勉行事輒以長

傑當時況仲子遁上遁民舍車而徒礪志潔身亡有疑二者哉卽其違遠中庸取識通人至讀其先人蔓葵諸篇可謂亡歎幽昧足有嚴慕者詩云相在爾室上不愧於屋漏仲子有焉晚近王公不閑軌度貪後轉相法則用澆元元傾世遐顧甯有其人為之綱紀故臣願陛下少加覽觀風諭臣工庶幾有益道教臣向謹第錄昧死上

孫卿子後序

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爲蘭陵令、

誡子歆書

告歆、思之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以

報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蹇跛之容。故被戮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

又

歆通詩書能屬文成

帝召見署爲黃門郎

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顯處也新垻皆謝貴人叩頭謹戰戰慄慄乃可必免

九歎

伊伯庸之末冑兮諒皇直之屈原云余肇祖於高陽兮惟楚懷之嬋連原生受命于貞節兮鴻永路有嘉名齊名字於天地兮竝光明於列星吸精粹而吐氛濁兮横邪世而不取容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后聽虛而黜實兮不吾理而順情腸憒悁而含怒兮志遷蹇而左傾心儻慌而不我與兮躬速速而不吾親辭靈脩

而隕意兮吟澤畔之江濱椒桂羅以顛覆兮有竭信而歸誠讒夫藹藹而曼著兮曷其不舒予情始結言於廟堂兮信中塗而叛之懷蘭蕙與蘅芷兮行中壄而散之聲哀哀而懷高丘兮心愁愁而思舊邦願承間而自恃兮徑淫曀而道壅顏黴黧以沮敗兮精越裂而衰耄裳襜襜而含風兮衣納納而掩露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湊而下降徐徘徊於山阿兮飄風來之洶洶馳余車兮玄石步余馬兮洞庭平明發兮蒼梧夕

投宿兮石城。芙蓉蓋而蔆華車兮。紫貝闕而玉堂。薜荔飾而陸離薦兮。魚鱗衣而白蜺裳。登逢龍而下隕兮。違故都之漫漫。思南郢之舊俗兮腸一夕而九運。揚流波之潢潢兮。體溶溶而東回。心怊悵以永思兮、意晻晻而自頹、白露紛紛以塗塗兮。秋風瀏瀏以蕭蕭、身永流而不還兮魂長逝而常愁

歎曰、譬彼流水、紛揚磕兮、波逢洶涌、紛滂沛兮揄揚滌盪。漂流隕往。觸岑石兮。龍卬脟圈。繚戾

宛轉阻相薄兮遭紛逢凶蹇離尤兮垂文揚采
遺將來兮

右逢紛

靈懷其不吾知兮靈懷其不吾聞就靈懷之皇
祖兮愬靈懷之鬼神靈懷曾不吾知兮即聽夫
讒人之諛辭余辭上參於天墜兮旁引之於四
時。指日月使延照兮。撫招搖以質正。立師曠俾
端詞兮。命咎繇使並聽。兆出名曰正則兮封發
字曰靈均余幼既有此鴻節兮長愈固而彌純

不從俗而詖行兮直躬指而信志不枉繩以追
曲兮屈情素以從事端余行其如玉兮述皇輿
之踵跡羣阿容以晦光兮皇輿覆以幽辟輿中
塗以回畔兮駟馬驚而橫奔執組者不能制兮
必折軛而摧轅斷鑣銜以馳騖兮暮去次而敢
止路蕩蕩其無人兮遂不禦乎千里身衡陷而
下流兮不可獲而復登不顧身之卑賤兮惜皇
輿之不興出國門而端指兮方冀壹寤而錫還
哀僕夫之坎毒兮屢離憂而逢患九年之中不

吾反兮。思彭咸之水遊。惜師延之浮渚兮。赴汨羅之長流。遵曲江之逶移兮。觸石碕而衡遊。波灃灃而揚澆兮。順長瀨之濁流。淩黃沱而下低兮。思還流而復反。玄輿馳而並集兮。身容與而日遠。櫂舟杭以橫濿兮。浲湘流而南極。立江界而長吟兮。愁哀哀而累息。情慌忽以忘歸兮。神浮遊以高厲。志蛩蛩而懷顧兮。魂眷眷而獨逝。歎曰余思舊邦。心依違兮。日暮黃昏。嗟幽悲兮。去郢東遷。余誰慕兮。讒夫黨旅。其以茲嫉兮。河

水溰溰情所願兮顧瞻郢路終不返兮

右靈懷

惟鬱鬱之憂毒兮志坎壈而不違身憔悴而考旦兮日黃昏而長悲閔空宇之孤子兮哀枯楊之宛鶵孤雌吟於高墉兮鳴鳩棲於桑榆玄蝯失於潛林兮獨偏棄而遠放征夫勞於周行兮處婦憤而長望申誠信而罔違兮情素潔於紉帛光明齊於日月兮文采燿於玉石傷壓次而不發兮思沈抑而不揚芳懿懿而終敗兮名糜

散而不彰。背玉門以奔騖兮。蹇離尤而干詬。若龍逢之沈首兮、王子比干之逢醢、念社稷之幾危兮。反爲讐而見怨。思國家之離沮兮。躬獲愆而結難。若青蠅之僞質兮。晉驪姬之反情。恐登階之逢殆兮。故退伏於末庭。孽子之號咷兮。本朝蕪而不治。犯顏色而觸諫兮。反蒙辜而被疑。菀蘼蕪與菌若兮。漸藁本於洿瀆。淹芳芷於腐井兮。弃雞駭於筐簏。執棠谿以刜蓬兮秉干將以割肉。筐澤瀉以豹鞹兮。破荆和以繼築。時溷

濁猶未清兮世殽亂猶未察欲容與以竢時兮
懼年歲之既晏顧屈節以從流兮心鞏鞏而不
夷甯浮沅而馳騁兮下江湘以邅迴
歎曰山中檻檻余傷懷兮征夫皇皇其孰依兮
經營原野杳冥冥兮乘騏驥舒吾情兮歸骸
舊邦莫誰語兮長辭遠逝乘湘去兮

右離世

志隱隱而鬱怫兮愁獨哀而冤結腸紛紜以繚
轉兮涕漸漸其若屑情慨慨而長懷兮信上皇

而質正合五嶽與八靈兮訊九魁與六神指列宿以白情兮訴五帝以置詞北斗爲我質中兮太一爲余聽之云服陰陽之正道兮御后土之中和佩蒼龍之蚴虬兮帶隱虹之逶蛇曳彗星之皓旰兮撫朱爵與鵕鸃遊青霧之颯戾兮服雲衣之披披杖玉策與朱旗兮垂明月之玄珠與霓旌之墆翳兮建黃昏之總旄躬純粹而罔愆兮承皇考之妙儀惜往事之不合兮橫汨羅而下厲乘隆波而南度兮逐江湘之順流赴陽

戾之潰洋兮下石瀨而登州陸魁堆以蔽視兮
雲冥冥而闇前山峻高以無垠兮遂會閎而追
身雪雰雰而薄木兮雲霏霏而隕集阜隘狹而
幽險兮石嵾嵯以翳日悲故鄉而發怒兮去余
邦之彌久背龍門而入河兮登大墳而望夏首
橫舟航而濟湘兮耳聊啾而戃慌波淫淫而周
流兮鴻溶溢而滔蕩路曼曼其無端兮周容容
而無識引日月以指極兮少須臾而釋思水波
遠以冥冥兮眇不睹其東西順風波以南北兮

霧宵晦以紛闇。日杳杳以西頹兮，路長遠而窘迫。欲酌醴以娛意兮，蹇騷騷而不釋。

歎曰：飄風蓬龍，埃拂拂兮。草木搖落，時槁悴兮。遭傾遇禍，不可救兮。長吟永欷，涕究究兮。舒情敶詩，冀以自免兮。頹流下逝，身日以遠兮。

右怨思

悲余性之不可改兮，屢懲艾而不迻。服覺酷以殊俗兮，貌揭揭以巍巍。譬若王僑之乘雲兮，載赤霄而淩太清。欲與天地參壽兮，與日月而比

縈登崑崙而北首兮悉靈圉而來謁選鬼神於
太陰兮登閶闔於玄闕回朕車俾西引兮褰虹
旗於玉門馳六龍於三危兮朝四靈於九濱結
余軫於西山兮橫飛谷以南征絕都廣以直指
兮歷祝融於朱冥枉玉衡於炎火兮委兩館於
咸唐貫澒濛以東朅兮維六龍於扶桑周流覽
於四海兮志升降以高馳徵九神於回極兮建
虹采以招指駕鸞鳳以上遊兮從玄鶴與鷦朋
孔鳥飛而送迎兮騰羣鶴於瑤光排帝宮與羅

圄兮升縣圃以眩滅結瓊枝以雜佩兮立長庚
以繼日凌驚靁以軼駭電兮綴鬼谷於北辰鞭
風伯使先驅兮囚靈玄於虞淵遡高風以徘徊
兮覽周流於朔方就顓頊而嗽詞兮考玄冥於
空桑旋車逝於崇山兮奏虞舜於蒼梧濟楊舟
於會稽兮就申胥於五湖見南郢之流風兮殞
余躬於沅湘望舊邦之黯黮兮時溷濁猶未央
懷蘭茝之芬芳兮妬被離而折之張絳帷以襜
襜兮風邑邑而蔽之日暾暾其西舍兮陽炎炎

而復顧聊假日以須臾兮何騷騷而自故

歎曰譬彼蛟龍乘雲浮兮汎淫澒溶紛若霧兮

潺湲轇轕雷動電發馺高舉兮升虛淩冥沛濁

浮清入帝宮兮搖翹奮羽馳風騁雨遊無窮兮

右遊逝

覽屈氏之離騷兮心哀哀而怫鬱聲噭噭以寂

寥兮顧僕夫之憔悴撥諂諛而匡邪兮切澳淴

之流俗。盪渨涹之姦咎兮。夷蠢蠢之溷濁。懷芬

香而挾蕙兮佩江蘺之菲菲握申椒與杜若兮

冠浮雲之峨峨登長陵而四望兮覽芷圃之蠡
蠡遊蘭皐與蕙林兮睨玉石之嵾嵯揚精華以
眩燿兮芳鬱渥而純美結桂樹之旖旎兮紉荃
蕙與辛夷芳若茲而不御兮捐林薄而菀死驅
子僑之犇走兮申徒狄之赴淵若夷田之純美
兮介子推之隱山晉申生之離殃兮荆和氏之
泣血吳子胥之抉眼兮王子比干之横廢欲卑
身而下體兮心隱惻而不置方圜殊而不合兮
鉤繩用而異態欲竢時於須臾兮日陰曀其將

暮。時遲遲其日進兮、年忽忽而日度、妄周容而入世兮、內距閉而不開、竢時風之清激兮、愈氛霧其如塵、進雄鳩之耿耿兮、讒紛紛而蔽之、默順風以偃仰兮、尚由由而進之、心懭悢以寃結兮、情舛錯以曼憂。蹇萃蓩於山野兮、采撚枝於中州、望高邱而歎涕兮、悲吸吸而長懷、孰契契而委棟兮、日晻晻而下頹、

歎曰、油油江湘、長流汨兮、挑揄揚波、盪迅疾兮、憂心展轉、愁怫鬱兮、寃結未舒、長隱忿兮、丁時

逢殃孰可奈何兮勞心悁悁涕滂沲兮

右惜賢

悲余心之悁悁兮哀故邦之逢殃辭九年而不復兮獨煢煢而南行思余俗之流風兮心紛錯而不受遵野莽以呼風兮步從容於山藪巡陸夷之曲衍兮幽空虛以寂寞倚石巖以流涕兮憂憔悴而無樂登巑岏以長企兮望南郢而闚之山修遠其遼遼兮塗漫漫其無時聽玄鶴之晨鳴兮于高岡之峨峨獨憤積而哀娛兮翔江

洲而安歌三鳥飛飛以自南兮覽其志而欲北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欲遷志而
改操兮心紛結而未離外彷徨而遊覽兮內惻
隱而含哀聊須臾以時忘兮心漸漸其煩錯願
假簧以舒憂兮志紆鬱其難釋歎離騷以揚意
兮猶未殫於九章長噓吸以於悒兮涕橫集而
成行傷明珠之赴泥兮魚眼璣之堅藏同駑羸
與乘駔兮雜班駮與闒茸葛藟虆於桂樹兮鴟
鴞集於木蘭偓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間

惡虞氏之簫韶兮好遺風之激楚潛周鼎於江淮兮爨土鬻於中宇且人心之有舊兮而不可保長邅彼南道兮以征夫宵行思念郢路兮還顧睠睠涕流交集兮泣下漣漣

歎曰登山長望中心悲兮菀彼青青泣如頹兮留思北顧涕漸漸兮折銳摧矜凝汜濫兮念我煢煢魂誰求兮僕夫慌悴散若流兮

右憂苦

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賢情純潔而罔

蔑兮。資盛質而無愆放佞人與諂諛兮。斥讒夫與便嬖。親忠正之悃誠兮。招貞良與明智。心溶溶其不可量兮。情澹澹其若淵回邪辟而不能入兮。誠願藏而不可遷逐下袟於後堂兮。迎宓妃於伊雒。刜讒賊於中廇兮。選呂管於榛薄叢林之下無怨士兮江河之畔無隱夫三苗之徒以放逐兮。伊皐之倫以充廬。今反表以為裏兮。顛裳以為衣。戚宋萬於兩楹兮。廢周邵於遐夷。却騏驥以轉運兮。騰驢鸁以馳逐。蔡女黜而出

帷兮。戎婦入而綵繡服。慶忌囚於阱室兮。陳不占戰而赴圍。破伯牙之號鐘兮。挾人箏而彈緯。藏瑉石於金匱兮。捐赤瑾於中庭。韓信蒙於介胄兮。行夫將而攻城。莞芎棄於澤洲兮。瓟蠡蠹於筐簏。麒麟奔於九皐兮。熊羆羣而逸囿。折芳枝與瑤華兮。樹枳棘與薪柴。握荃蕙與射干兮。耘藜藿與蘘荷。惜今世其何殊兮。遠近思而不同。或沈淪其無所達兮。或清激其無所通。哀余生之不當兮。獨蒙毒而逢尤。雖謇謇以申志兮。

君乖差而屏之誠惜芳之菲菲兮反以玆爲腐
也懷椒聊之藹藹兮乃逢紛以罹詬
歎曰嘉皇旣沒終不返兮山中幽險郢路遠兮
讒人諓諓孰可愬兮征夫罔極誰可語兮行唫
累欷聲喟喟兮懷憂含慼何侘傺兮

右愍命

冥冥深林兮樹木鬱鬱山參差以嶄巖兮阜杳
杳以蔽日悲余心之悁悁兮目眇眇而遺泣風
騷屑以搖木兮雲吸吸以湫戾悲予生之無歡

兮、愁倥偬於山陸、旦徘徊於長阪兮、夕彷徨而獨宿、髮披披以鬤鬤兮。躬劬勞而瘏悴、魂俇俇而南行兮、泣霑襟而濡袂、心嬋媛而無告兮、口噤閉而不言、違郢都之舊閭兮、回湘沅而遠遷念余邦之橫陷兮。宗鬼神之無次。閔先嗣之中絕兮。心遑惑而自悲、聊浮遊於山陿兮、步周流於江畔、臨深水而長嘯兮、且倘佯而汜觀、興離騷之微文兮。冀靈修之壹悟。還余車於南郢兮。復往軌於初古。道修遠其難遷兮。傷余心之不

能已。背三五之典刑兮。絕洪範之辟紀。播規榘以背度兮、錯權衡而任意、操繩墨而放棄兮、傾容幸而侍側、甘棠枯於豐草兮、藜棘樹於中庭、西施斥於北宮兮、仳倠倚於彌楹、烏獲戚而驂乘兮、燕公操於馬圉、蒯聵登於清府兮、咎繇棄於埜外、蓋見茲以永歎兮、欲登階而狐疑、棄白水而高鶩兮、因徙弛而長詞、

歎曰、倘佯壚阪。沼水深兮。容與漢渚。涕淫淫兮。鍾牙已死。誰為聲兮。纖阿不遇。焉舒情兮。曾哀

悽欷心離離兮還顧高邱泣如灑兮

洪範五行傳

雨木氷　春秋成公十六年

氷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協木木先寒故得雨而氷也是時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

御廩災　春秋桓公十四年

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

侯齊侯殺桓公

齊大災春秋嚴公二十年

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適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

西宮災春秋釐公二十年

釐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

新宮災春秋成公三年

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

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
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
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

宋災　春秋襄公九年

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

宋災　春秋襄公三十年

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
也

陳火　春秋昭公九年

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

宋衛陳鄭災　春秋昭公十八年

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子鼂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

王室。明同辠也。

趙叢臺災 高后元年

是時呂氏女爲趙王后，嫉妒，將爲讒口以害趙王，王不寤焉，卒見幽殺。

未央宮凌室織室災 惠帝四年

元年呂太后殺趙王如意，殘戮其母戚夫人。是歲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其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與春秋御廩同義。天

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絶祭祀。其後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弘爲少帝。賴大臣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惠后幽廢。

未央宮東闕罘罳災　文帝七年

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罘罳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漢興大封諸侯王。連城數十。文帝卽位。賈誼等以爲違古制度。必將叛逆。先是濟北淮南

王皆謀反，其後吳楚七國舉兵而誅。

燕城南門災　昭帝元鳳元年

時燕王使邪臣通於漢，爲讒賊，謀逆亂。南門者，通漢道也。天戒若曰，邪臣往來爲姦讒於漢，絕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辜。

孝文廟正殿災　元鳳四年

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榭火同義。先是皇后父車騎將軍上官安、安父左將軍桀謀爲逆，大將軍霍光誅之。皇后以光外孫，年少不知，居位

如故光欲后有子因上侍疾醫言禁內後宮皆不得進唯皇后顓寢皇后年六歲而立十三年而昭帝崩遂絕繼嗣光執朝政猶周公之攝也是歲正月上加元服通詩尚書有明悊之性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既已冠而不歸政將爲國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災見古之廟皆在城中孝文廟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貴而不正者宣帝既立光猶攝政驕溢過制至妻顯殺許皇后光聞而不討後遂誅滅

孝武園白鶴館災 元帝初元三年

先是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輔政爲佞臣石顯許章等所譖望之自殺堪廢黜明年白鶴館災園中五里馳逐走馬之館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近逸遊不正之臣將害忠良後章坐走馬上林下烽馳逐免官

孝宣杜陵園東闕南方災 永光四年

先是上復徵用周堪爲光祿勳及堪弟子張猛爲太中大夫石顯等復譖毀之皆出外遷是歲

上復徵堪領尚書猛給事中石顯等終欲害之園陵小於朝廷闕在司馬門中内臣石顯之象也孝宣親而貴門闕法令所從出也天戒若曰去法令内臣親而貴者必爲國害後堪希得進見因顯言事事決顯口堪病不能言顯誣告張猛自殺於公車成帝卽位顯卒伏辜

大水亡麥禾　春秋嚴公二十八年

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内外亡

別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禍流二世奢淫之患也

石言於晉 左傳昭公八年

石白色為主屬白祥

宋大水 嚴公十一年

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而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

大水 嚴公二十四年

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

秋大水饑　宣公十年

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貜且、亦齊出也、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禍。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

秋大水　襄公二十四年

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其東。百姓騷動。後又犯彊齊也。大水饑、穀不成、

其災甚也

恒雨書

向以爲大水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

雪春秋

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

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旣不許翬懼而易其辭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殺之禍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

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

又注冠以賜大臣、又以冠奴

近服妖也、時王賀狂悖、聞天子不豫、弋獵馳騁如故、與騶奴宰人游居娛戲、驕嫚不敬、冠者尊服。奴者賤人。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官奴者當自至尊。墜至賤也。其後帝崩無子漢大臣徵賀爲嗣、即位狂亂無道、縛戮諫者夏侯勝等、於是大臣白皇太后、廢賀爲庶人、賀爲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此服妖、亦

犬旤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亾矣、賀旣廢數年、宣帝封之爲列侯、復有辠死、不得置後、又犬旤無尾之效也、

雄雞自斷其尾

近雞旤也、是時王有愛子子鼂、王與賓起陰謀欲立之、田於北山、將因兵衆、殺適子之黨、未及而崩、三子爭國、王室大亂、其後賓起誅死、子鼂奔楚而敗、

元帝永光中雄雞生角京房以爲已知時

恐當之

房失雞占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

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以害政事。猶石

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成公七年

以爲近青祥、亦牛旤也、不敬而備。霿之所致也

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

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

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旤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至於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於外幾絕周公之祀

鼷鼠食郊牛牛死　定公十五年

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辠惡如彼。親用孔子。為夾谷之會齊人俠歸鄆讙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為。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

鼷鼠食郊牛　哀公元年

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

不寤。身奔於粵。此其效也。

吳二城門自傾大船自覆 景帝三年

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吳王濞以太子死於漢、稱疾不朝。陰與楚王戊謀爲逆亂。城猶國也其一門名曰楚門。一門曰魚門。吳地以船爲家以魚爲食天戒若曰與楚所謀傾國覆家吳王不寤、正月與楚俱起兵身死國亡。

庶徵之恒暘

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

謂之不雨。

多麋　嚴公十七年

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于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

庶徵之恒燠　書

春秋亡冰也，小燠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

春亡冰　桓公十五年

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

二月無冰 成公元年

時公幼弱。政舒緩也。

春無冰 襄公二十八年

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有餘年。因之以飢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楚有

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

隕霜不殺草　僖公三十三年

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艸、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爲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 書序

殷道旣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旣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秉失而在下。近草妖也。

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 書序

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近赤祥也。

十二月李梅實 僖公三十三年

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

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

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

鸜鵒來巢　昭公二十五年

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鸜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鸜鵒夷狄穴藏之禽。來

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鸜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衆。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出奔於齊。遂死于外野

白頸烏與黑烏羣鬬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

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

吳王謀反烏羣鬬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于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死于水之效也

秃鶖集昌邑王殿下

水鳥色青青祥也時王馳騁無度慢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妖之象故青祥見也野鳥入處宮室將空王不寤卒以亡

宋有生女子赤而毛 魯襄公時

時則火災、赤眚之明應也、

天雨血于宜陽一頃所　惠帝二年

赤眚也、時又冬雷桃李華、常燠之罰也、是時政舒緩。諸呂用事。讒口妄行。殺三皇子。建立非嗣。及不當立之王。退王陵趙堯周昌。呂太后崩。大臣共誅滅諸呂、僵尸流血、

庶徵之恒寒

春秋無其應。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燠煖而已。故藉秦以爲驗。秦始皇帝卽位尚幼。委

政太后、太后淫于呂不韋及嫪毐、封毐爲長信侯、以太原郡爲毐國、宮室苑囿自恣、政事斷焉、故天冬雷、以見陽不禁閉、以涉危害、舒燠迫近之變也。始皇既冠、毐懼誅、作亂、始皇誅之、斬首數百級、大臣二十八人、皆車裂以徇、夷滅其宗、遷四千餘家于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間、緩急如此、寒燠輒應、此其效也、常雨屬貌不恭、

十月雨雪 桓公八年

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媢之心。夫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冬大雨雪　釐公十年

先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

正月大雨雪　昭公四年

昭取于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于上。臣非于下。又三家已彊。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

十月隕霜殺菽 定公元年

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艸、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

秋大雨雹 釐公二十九年

盛陽雨水。温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

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于寒泉則爲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

如牛

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

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師過不假途請擊之遂要崤阨以敗秦師匹馬觭輪無反者操之急矣晉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彊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凶惡之效也

無雲而雷 秦二世元年

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是歲陳勝起天下畔

趙高作亂秦遂以亾

河魚大上　史記秦始皇八年

近魚孽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明年有嫪毐之誅魚陰類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爲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於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亾

秋螽　桓公五年

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

易邑、興役起城、

有蜚 嚴公二十九年

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二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絶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卒皆被辜

秋雨螽于宋 文公三年

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歛之應、

八月螽　宣公六年

先是時宣伐莒向後此再如齊謀伐萊。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十五年秋螽、宣亾熟歲數有軍旅、

八月螽　襄公七年

先是襄興師救陳滕子郯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

十二月螽　哀公十二年

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

三釜虐取於民之效也。

齊襄公田於貝邱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射之豕人立而嗁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左傳嚴公八年

近豕禍也先是齊襄淫于妹魯桓公夫人，使公子彭生殺威，又殺彭生以謝魯公孫無知有寵於先君，襄公絀之，無知帥怨恨之徒，攻襄于田所，襄匿其戶間，足見於戶下，遂殺之，傷足喪屨卒死于足，虐急之效也，

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園壞都竈銜其鬴六七枚置殿前

近豕禍也時燕王旦與長公主左將軍謀爲大逆誅殺諫者暴急無道竈者生養之本豕而敗竈陳鬴于庭鬴竈將不用宮室將廢辱也燕王不改卒伏其辜

穀洛水鬭將毀王宮 史記魯襄公二十三年

近火沴水也周靈王將擁之有司諫曰不可長民者不崇藪不墮山不防川不竇澤今吾執政

毋乃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防王宮室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懼及子孫王室愈卑王卒擁之以傳推之以四瀆比諸侯穀洛其次卿大夫之象也為卿大夫將分爭以危亂王室也是時世卿專權儋括將有篡殺之謀如靈王覺寤匡其失政懼以承戒則災禍除矣不聽諫謀簡嫚大異任其私心塞埤擁下以逆水埶而害鬼神後數年有黑如日者五是歲蚤霣靈王崩景王立二年儋括欲殺王而立王弟

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并誅佞夫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大亂

秦武王二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

近火沴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殘賊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天戒若曰勿爲刻急將致敗亾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國二世而亾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

應德之效也、

恒風 書

於易、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

淮南王都壽春大風毀民室殺人 漢文帝二年

是歲南越反、攻淮南邊、淮南王長破之、後年入朝、殺漢故丞相辟陽侯、上赦之、歸聚姦人、謀逆亂、自稱東帝、見異不寤、後遷于蜀道死廱、

九月巳卯晦震夷伯之廟 釐公十五年

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晝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皆暝、陰爲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萌于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 宣公三年

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共、殺子赤而立、又以喪娶、區霿昏亂。亂成于口。幸有季文子

得免於禍。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

斿朐衍有獻五足牛者 秦孝文王五年

近牛禍也。先是文惠王初都咸陽。廣大宮室。南臨渭。北臨涇。思心失。逆土氣。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泰。將致危亡。秦遂不改。至於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

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者 景帝中六年

近牛禍、先是孝王驕奢、起苑方三百里、宮館閣道、相連三十餘里、納于邪臣羊勝之計、欲求爲漢嗣、刺殺議臣爰盎、事發、負斧歸死、既退歸國猶有恨心。內則思慮霿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足而出于背。下奸上之象也。猶不能自解發疾暴死。又凶短之極也。

周景王將鑄無射鐘 昭公二十一年

是時景王好聽淫聲。適庶不明。思心霿亂。明年以心疾崩。近心腹之痾。凶短之極者也。

周三川皆震幽王二年

金木水火沴土者也、

三川竭岐山崩

陽失在陰者、謂火氣來煎枯水。故川竭也。山川連體。下竭上崩。事埶然也。時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迷於襃姒、廢其正后、廢后之父申侯、與犬戎共攻殺幽王、

九月癸酉地震文公九年

先是時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沒、周襄王

失道、楚穆王殺父、諸侯皆不肖、權傾於下、天戒若曰、臣下彊盛者、將動爲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皆殺君、

五月甲子地震　襄公十六年

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歲三月、諸侯爲溴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閽殺吳子、燕逐其君、楚滅陳蔡、

五月己卯地震　昭公十九年

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

八月乙未地震 昭公二十三年

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四月甲午地震 哀公三年

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君、

沙麓崩 釐公十四年

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行伯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蔽晦、及齊威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

夏梁山崩穀梁傳曰廱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臣而哭之廼流 成公五年

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亾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弒、湨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其後孫甯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單尹亂王室、

文帝元年

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近水沴土也天戒若曰勿盛齊楚之君。今失制度將爲亂。後十六年帝庶兄齊悼惠王之孫文

王則薨無子帝分齊地立悼惠王庶子六人皆爲王賈誼鼂錯諫以爲違古制恐爲亂至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百餘萬漢皆破之春秋四國同日災漢七國同日衆山潰咸被其害不畏天威之明效也

山崩壅江江水逆流三日廼通成帝河平三年

周時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其後三

世亾嗣王莽篡位、

秋有蜮 嚴公十八年

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近射妖。死亾之象也。時嚴將取齊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娶齊女。將生淫惑篡弑之禍。嚴不寤、遂取之、入後淫于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弑、夫人亦誅、

魯哀公時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

石砮長尺有咫

隼近黑祥貪暴類也矢貫之近射妖也死于廷國亾表也象陳眊亂不服事周而行貪暴將致遠夷之禍爲所滅也是時中國齊晉南夷吳楚爲彊陳交晉不親附楚不固數被二國之禍後楚有白公之亂陳乘而侵之卒爲楚所滅

褒姒滅周

夏后季世周之幽厲皆誖亂逆天故有龍黿之

怪。近龍蛇孽也。漦血也、一曰沫也。檿弧、桑弓也

其服蓋以其草為箭服。近射妖也。女童謠者禍

將生於女國。以兵寇亾也。

龍鬬於鄭時門之外洧淵 左傳昭公十九年

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彊吳

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鬬三國。以自危亾。是時

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

亾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

正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

陵井中至乙亥夜去 惠帝二年

龍貴象。而困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其後呂太后幽殺三趙王諸呂亦終誅滅。

魯嚴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鬭鄭南門中內蛇死

近蛇孼也先是鄭厲公劫相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死弟子儀代立厲公自外劫大夫傅瑕使僇子儀此外蛇殺內蛇之象也蛇死六年而厲公立。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左傳文公

十六年

近蛇孽也。泉宮在囿中。公母姜氏嘗居之。蛇從之出象宮將不居也。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又蛇入國。國將有女憂也。如先君之數者、公母將薨象也、秋、公母薨、公惡之、乃毁泉臺、夫妖孽應行而自見非見而爲害也文不改行循正、共御厥罰。而作非禮。以重其過。後二年薨。公子遂殺文之二子惡視而立宣公、文公夫人大歸于

齊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　史記

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東侵諸侯至於昭王。用兵彌烈。其象將以兵革抗極成功而還自害也牡馬非生類。妄生而死。猶人恃力彊得天下。而還自滅之象也。

有馬生角于吳角在耳前上鄉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　文帝十二年

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鄉上也。是時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內懷驕恣、變見於外、天戒早矣。王不寤、後卒舉兵誅滅、

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穀梁公羊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橫九畮

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爲大可責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至危亾。其後三國皆有篡弒之禍。近下人伐上之痾也。

十月朔日有蝕之 桓公十七年

是時衛侯朔有罪出奔齊天子更立衛君朔藉助五國舉兵伐之而自立王命遂壞魯夫人淫失于齊卒殺威公

三月日有食之 嚴公十八年

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

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嚴公二十六年

時戎侵曹魯夫人淫于慶父叔牙將以弒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

五月日有食之 僖公十五年

象晉文公將行伯道後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召天王而朝之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爲上亾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葢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

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襄公二十七年

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故天仍見戒也後齊崔杼弒君宋殺世子北燕伯出奔鄭大夫自外入而簒位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昭公二十四年

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莒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昭公三十一年

時吳滅徐而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定公十五年

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

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幾盡在七星初惠帝七年

五月微陰始起而犯至陽其占重至其八月宮車晏駕有呂氏詐置嗣君之害

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奎十四度（武帝建元二年）

奎爲卑賤婦人。後有衛皇后自至微興。卒有不終之害。

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八度（武帝元光元年）

前年高園便殿災、與春秋御廩災、後日食於翼軫同其占、丙有女變。外爲諸侯。其後陳皇后廢江都淮南衡山王謀反誅、日中時食從東北過

半晡時復
七月己亥晦日有食之幾盡在張十二度
元鳳元年
己亥而旣其占重後六年宮車晏駕卒以亾嗣
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東井
六度成帝和平元年
其占恐害繼嗣日蚤食時從西南起
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成帝
建始元年

朓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仄慝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

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嚴公七年

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

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文公十四年

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

星羸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殺之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爲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弒其君齊再弒焉中國既亂夷狄竝侵兵革從橫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觀兵周室晉外滅二國內敗王師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于鞌追亾逐北東臨海水

威陵京師武折大齊皆孛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夫大棘之戰華元獲于鄭傳舉其效云

冬有星孛于大辰 昭公十七年

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為君臣乖離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氐陳鄭也房心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猛尹

氏召伯毛伯立子鼂子鼂楚出也時楚彊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奔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此皆孛彗流炎所及之效也

高帝三年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旬餘乃入

是時項羽爲楚王伯諸侯而漢巳定三秦與項

羽相距滎陽天下歸心於漢楚將滅故彗除王位也

九月有星孛於西方其本直尾箕末指虛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文帝後七年）尾宋地今楚彭城也箕爲燕又爲吳越齊宿在漢中負海之國水澤地也是時景帝新立信用鼂錯將誅正諸侯王其象先見後三年吳楚四齊與趙七國舉兵反皆誅滅云

六月有星孛于北方（武帝建元六年）

明年淮南王安入朝與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邪謀、而陳皇后驕恣、其後陳后廢而淮南王反、誅、

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去太白二丈所宣帝地節元年

大白爲大將、彗孛加之、掃滅象也、明年大將軍霍光薨、後二年、家夷滅、

正月有星孛于營室青白色長六七丈廣尺餘成帝建始元年

營室爲後宮懷妊之象、彗星加之、將有害懷姙

絕繼嗣者、

七月辛未有星孛于東井（成帝元延元年）

三代之亾、攝提易方、秦項之滅、星孛大角。

本傳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先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死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

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户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

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

事、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廼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

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迺上封事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寖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迺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耶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

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柰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

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愊。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默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咏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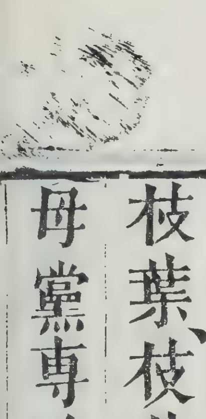
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逌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於俗。不得專心。逌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

生傷之、迺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
興古事、悼巳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卽位
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
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
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
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爲列侯、時數
有大異、向以爲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
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
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

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必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魏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繇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

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纍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

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壅江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陰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



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
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
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
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
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
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
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
名

劉子政集終



